人群熙熙攘攘，大家口罩戴得很牢，热门换乘站依然有挤不上去的乘客，生活一切如常。但到了公司，上班上到一半，群里的一则消息，让大家炸开了锅：原地不动，不能回家了。

当时通知很简略，没有说出原由，按照以往的政策，大家并不清楚密接还是次密接，况且没人知道会隔离多久，整栋楼有600多人，全部隔离起来困难不小。徐岩说，按照排查结果，楼下出口先是搭建了隔离木板，接着排查监控将隔离人群分为两类：密接和非密接。

密接人群统一封闭在五楼一整个楼层，其余人员原地封闭，且要求不要在楼层内随意走动。但因为工作照常，很难保证说没有任何接触，不强制的话，就全靠自觉。“倡议也倡议了，大家心里还是慌的，虽然和外界隔离了，但是不是密接里面已经有人携带（病毒），不清楚。”

徐岩说，大家内心很慌，但也很庆幸，好在公司响应还是相当给力的，政府也迅速调拨了一批物资。但凡住在公司的小伙伴，每人发放一个睡袋，外加洗漱套装，包括牙刷牙膏、洗发水、沐浴液、小梳子等。核酸检测也终于在第二天晚上依次开展。只不过，隔离生活并没有徐岩想象中那么顺利，有趣、奇葩的事情也是一桩接着一桩。

地板很硬，衣服只有一套，没有枕头、没有隔音、也没有什么隐私，虽然有人自掏腰包买了帐篷、被子，但因为工位不够，有的男生直接把睡袋铺在办公桌上，钻进睡袋，就仰天大睡，到了深夜，呼噜声更是此起彼伏；有的在自己楼层找不到空位置，就跑到其他楼层，在会议室对付一夜。

“前几晚我基本没睡几个小时，对于睡眠要求高的人，听一晚上的呼噜声，实在是煎熬。”徐岩说，即便如此，大家内心也没有丝毫抱怨，到了第三天，公司发文，定性为隔离时间为14天，后来确定为7+7的隔离政策，大家反倒安心了。

一些在公司隔离的员工把帐篷支在会议室。

最起码，吃饭和洗澡的问题，都得到了解决。徐岩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园区有食堂，公司便统一订餐，一天三餐都有志愿者负责拿饭和快递，减少走动接触；洗澡开始是自己买盆子，到固定厕所间擦洗。后来，园区8号楼没有装潢，临时安装了热水器，一楼男生，二楼女生，男女生按照不同时间段前去使用。

隔离期间，徐岩常常到天台去晾晒衣服，在遮阳伞中间拉起一根绳子，或者搞一把扫帚，就这样，简易的衣架就成了，因为怕衣服被风吹落，她便用回形针卡住固定在衣角上。或许很多人没有过这样的集体生活，徐岩说，七天里，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意外的点。

比如，有男生一组十几个人组团打游戏，有人小范围煮起了火锅，吃胖了不少，还有人傍晚时分，趁着夕阳西下，抱着吉他，坐在天台的竹编椅上，一首接着一首地弹吉他，悠扬的旋律仿佛能驱散短暂隔离带来的阴霾。当然，徐岩还听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帐篷里，一位爸爸躲在帐篷里，耐心地说着什么，似乎在用手机远程辅导孩子作业。

3月17日，下午4点半，大楼正式解封，那天，同事们提着大包小包结束了隔离生活，由于还需七天居家隔离，无法乘坐公共交通，政府想得周到，统一调拨了300辆出租车，分别定点送徐岩及同事们到达家中。

徐岩说，一路上呼吸着空气都是甜的，回到家，徐岩洗了澡，出门步行400米拿外卖，竟然有些怀念起那七天“大锅饭”的集体日子。徐岩在微信里写道：这种试验跳脱出日常规律而又平庸的生活，就像教徒的斋月一样，一年中，通过短暂的日子去进行不一样的体验，从而获得生命更高的感受。

咖啡焦虑是真的

与徐岩不同，方慧隔离的日子，总是被一种特别的物品所牵绊着——咖啡。

3月17日，#上海 我要买咖啡啊#的词条登上了热搜，有网友留言说，一杯小小的咖啡，看出了上海人的腔调，的确，疫情之下，上海人的咖啡焦虑是真的，这也是方慧一家居家隔离的真实写照。